

早稻田大学藏春在堂尺牍补释

赵厚均

《文献》2006年第1期登载了王宝平先生《早稻田大学所藏俞曲园遗稿〈春在堂尺牍七〉》，刊布藏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的俞樾尺牍遗稿，弥足珍贵。然王文谓《尺牍七》“内载曲园致聂仲方、李少荃、李古渔等清季文人政要的信函底稿33通”，实际刊发仅14通。今据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所公布的网络图片，该批尺牍有36通，其中3通为原稿整篇删去者，而《与李少荃伯相》一札遗稿中另有同名书札一封，与其内容相近而文字稍异，故遗稿实有尺牍35通。今将王文刊布者之外的21通予以标点整理，并略作考释。

一、与翁叔平尚书^①

夏间曾以拙著《宾萌集》第六卷属贵同宗少畦大令转呈左右，未知已鉴入否？阁下以传说启沃之臣，居皋陶赞襄之任，辅成主德，匡济时艰，身系安危，望隆中外。方今海内人人言自强，人人思变法。窃谓自强贵有强其强也，孟子“反本”一言乃自强之上策。寿陵学步，施家效颦，徒以见笑，未足为强。至变法尤未易言。中国自有制度，但能持以实心，则亦足以为国。即如以时文取仕，明季已极言其弊，亭林先生至比之探筹。然本朝循用之二百余年，文治武功，儒林词苑，超逾唐宋。可知人材盛衰，初不由此，亭林探筹之喻殊未允协。若果行探筹之法，则市井、屠酤、舆台、隶卒皆将攘臂而探矣。时文取士，何至于此？诗赋止尚浮华，策论徒资剽袭，实未见有胜于时文者。议者或谓宜改用西法，窃恐数十年后……^②本图变法，实非容易。每念倾侧扰攘之时，世必有惇庞纯固之大臣，当今之世，舍公而谁？虽繁言朋兴，而秉国之钧者必有一定之权衡，不夺之赤石也。拙著《迂议》一篇，附呈尊览，公得无笑其一肚皮不合时宜乎？

按，《春在堂楹联录存》“挽杨见山太守”条自注云：“见山乃吾湖名孝廉，以太守官吴中，一摄常州守而罢。然其翰墨颇行于时。余与踪迹稍疏。去岁余

①此札原稿删去。

②此处文意不相连属。遗稿中“本”字以下属下叶，因疑其有缺。

著《迂议》一篇，见山读之则曰‘语语如吾所欲出’云。卒年七十八，长于余两岁。”杨见山卒，俞樾年七十六，为光绪二十二年（1896）。去岁，则为光绪二十一年乙未，札应作于是年。

翁叔平，即翁同龢（1830-1904）。少畦，翁传熙，字少畦，湖南善化（今长沙）人，著《医时六言》。

二、与刘景韩中丞

去年得复书，具见观时之深识，经世之远谟，诵之感叹不已。入新岁来，伏惟动定多福。弟年七十有六，衰龄冉冉，后路茫茫，抚兹时局之新，守我儒氈之旧。溯自道光丙申，初入县学，至今光绪丙申，六十年矣。俗有重游泮水之说，功令无之，不敢以琐事烦渎官师，但取当年院试文诗题重作之，刻《重游泮水试草》，附以七言古诗一章，遍赠知交。今以十册寄奉左右，流览之余，分贻宾从可也。

铁路之议已定否？将来经由汴中，又费幕府一番经画矣。愚意则谓铁路不足兴中国之利，而适足以扩外国之利。他如纺纱缫丝诸局，不足分外国之利，而适足以夺小民之利。所见如此，真腐儒哉！

按，俞樾生于道光辛巳（1821），年七十六为光绪二十二年丙申（1896），札正作于是年。徐澂《俞曲园先生年谱》“光绪二十二年”条：“是岁，为先生重游泮水之年，乃将当年院试题目，重作一篇，刻为《重游泮水试草》。”^①《试草》今未见传本。所附“七言古诗”，检《春在堂诗编》，知为《余于道光丙申年入县学至今光绪丙申六十年矣追念前尘恍然有作》，末云：“旁人争为衰翁喜，今岁重来游泮水。谁知一领旧青衫，斑斓渍透忧时涕。”^②其感时忧世之心，可与此札参看。

光绪二十二年（1896）八月九日，直隶总督王文韶、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设立芦汉铁路公司，九月十四日，铁路总公司正式设立，盛宣怀以四品京堂候补，督办该公司事务。札中言“铁路之议已定否”，则应作于八月之前。《春在堂诗编》卷十五有《送刘景韩方伯移藩汴梁》，乃知是时刘景韩已调职开封，札中遂有此问。

刘景韩，即刘树堂，字景韩，云南保山人。由军功历官至浙江巡抚，后因事免。书法古厚遒劲，有《双清堂帖》。工诗，著《师竹轩诗集》。

三、与德清县张汉章明府

顷接来书，备承老公祖盛情与邑中诸君子厚爱，可胜铭感！惟重游泮水之说，功令所无，所谓“汇案咨部，从无其事”。向来每由本籍地方官，或

^①徐澂：《俞曲园先生年谱》，《民国丛书》第三编，第76册，第23页。

^②《春在堂诗编》卷十五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集部第1551册，第537页。

径由学官详请学台给予四字匾额,此亦俗例相沿,非令甲也。弟残年待尽,一事无成,孤负科名,玷辱学校,何敢以衰朽之年、琐屑之事烦渎官师?且即蒙学台给匾,而吾邑尚无明伦堂,匾于何悬?鄙人于故里无一椽之庇,匾又于何悬?用敢奉书陈谢,如未举行,请作罢论。

按,札言重游泮水之事,应作于光绪二十二年。张汉章,名不详。《春在堂楹联录存》“张汉章司马挽联”条云:“汉章为兄子祖綏丙子科同年。其宰江山也,曾表章毛烈女,余为赋诗,事详诗集;其宰吾邑也,适值余重游泮水之年,余雅不欲上渎官师,而君必以闻于学使者,亦可感也。”^①

四、与孙仲容孝廉

久不通问,想读《礼》之余,著述益富矣。时势至此,几有斯文将丧之虞,而实不然。愚意百年后必当复见唐虞,或且复古封建,一洗秦以来郡县上下相蒙之积习,亦未可知。使孟子生于今日,亦无他说,惟曰“守先王之道,以待后之学者”,如是而已。老夫耄矣,无能为也,吾子勉之!

按,札本不详其作年。据其前后编排,应作于光绪二十二年。“守先王”二句,语出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,为世变之际俞樾所持之名言,诸札中屡及之。孙仲容,孙诒让(1848-1908),又名德涵,字仲容(一作仲颂),晚号籀廬,浙江瑞安人。著有《周礼正义》、《墨子閒诂》、《契文举例》、《温州经籍志》等30余种。其《墨子閒诂》、《札迻》等皆曾请序于俞樾。

五、与于香草

得手书,知前函已达,鄙意拘拘,甚违诸君子之意。然孟子云:“穷则独善其身,达则兼善天下。”我辈穷居,只能为独善之计。若穷而欲兼善天下,虽孟子不能。汉季党人,明季社友,皆是见义未精,自任太猛,圣贤恐不如是。即使孟子生于今日,亦惟守先王之道,以待后之学者而已。孟子“待”之一字,直待至汉时而后,先王之道又昌明于世。然《孟子》一书,犹杂在诸子中未重也。又待至唐宋而后,孟子之学大重于世。吾人但计有可待与否,远近固不计也。仆去年《除夕》诗云:“行当再见唐虞盛,屈指天元九十年。”姑留此言,以为后验。仆学术粗疏,年龄衰暮,浪窃虚名,深为愧慙。日前与浙抚廖中丞言,老夫主讲诂经已二十九年,若再忝一年,则三十年老山长,海内所无。将来必有两种议论:一谓曲园在诂经造就不少,一谓两浙人材皆败坏于曲园一人之手。此两说恐究以后说为然。盖方今之世,乃穷则变、变则通之世,而鄙人不知变通,犹执守先待后之说,两浙人士不我鄙弃者,亦讲求古音古意,沾沾于许郑之书,而人材之为我败坏者,不少矣!尊见以为然否?

^①《春在堂全书》,光绪间刻本。

外附去杂文五编八卷,此皆应酬之作,然近来名公巨卿颇多见于鄙文者,则固不得因其文辞之陋而弃之也。

按,诂经,即诂经精舍,清代著名书院。地处浙江杭州府治孤山之阳,由阮元创建于嘉庆六年(1801)。内容以讲授经史疑义为主,旁及小学、天文、地理、算法、词章。并建祠奉祀许慎、郑玄,标明其旨趣。《俞曲园先生年谱》“同治七年”条:“先生受浙抚马穀三(新貽)之聘,辞紫阳书院讲席,赴杭任诂经精舍主讲。”^①同治七年为1868年,下推28年为光绪二十二年(1896)。又《诗编》卷十五《除夕口占》,即札中所云《除夕》诗,编排在《余于道光丙申年入县学……》之前,则札作于光绪丙申。

于香草,即于鬯(1854-1910),字醴尊,号香草,清江苏南汇(今属上海)人。与俞樾等有往还。著有《香草校书》六十卷、《香草续校书》二十二卷、《战国策注》三十三卷等。《春在堂杂文》六编有《于香草所校书序》。廖中丞,廖寿丰(1836-1901),字谷士、谷似。江苏太仓人。同治十年(1871)进士,累官至浙江巡抚。

“杂文”,指《春在堂杂文》。其五编八卷多为记传碑铭序之文,故云“皆应酬之作”。

六、又与于香草

得手书,并示三说云云,前一说不敢当,后二说不足辨。夫谓《茶香室经说》是小说家言,其人不但未曾读《茶香经说》,并不曾见过小说来。试问唐宋以来小说多矣,何种小说与《茶香经说》相似乎?悠谬之谈,不足一笑。若谓“不知变通”,“沾沾许郑”,实亦未有人言及,乃鄙人自存此见,以为将来必有此说耳。又有一种讲理学者,深不以我所著书为然。因鄙人未尝掊击程朱,故亦尚未受人掊击也。嗟乎!时事日非,斯文将丧,此又何足深论乎!

惟足下来书,颇以乾嘉以来崇尚声音训诂之学,为当时提唱诸公咎,窃谓不然。不通声音训诂,不能读古书;不能读古书,不能读圣经贤传;不能读圣经贤传,又安能通圣人之道乎?然则诸老辈教人讲求声音训诂,亦是下学而上达之法。盖门径固如是也。学者但致力于声音训诂,自以为绝学,而不知更有其他,此则学者之蔽,而在乾嘉诸巨公,固不任其咎也。尝谓《论语》“下达而上达”,妙在一“而”字。朱注云:“但知下学,自然上达。”深得此句语妙。吾儒与释氏同此一理。一部《论语》,止言下学工夫,而不及上达,以上达只在下学中也。一部《金刚经》,止言上达而不及下学工夫,然云“修一切善法”,此即下学也。佛云“修一切善法”,孔云“多学而识之”,同一下学工夫。佛云“一切善法,皆非善法”,故孔子亦自以为非

^①徐澍:《俞曲园先生年谱》,第12页。

也。然孔云“予一以贯之”，佛则云“实无有法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”，此则稍有分别。盖在吾儒，则千百万亿皆贯之以一；而在佛家则千百万亿皆归之以无。贯之以一，犹有迹象可寻；归之以无，则无可捉摸矣。此释家所以高于吾儒，而吾儒所以切于释家也。

仆生平沾沾于声音训诂，此外未尝致力，然近来于天下事理亦颇觉头头是道，虽不敢言上达，似亦上达之梯枕也。孔子一生辛辛苦苦，至七十岁从心所欲不逾矩，始稍稍享圣人之福，然越三年即梦奠矣。况我辈龌龊小人乎？恐亦不久人世矣。率尔布陈，聊发大噱。

按，此札应与上札前后相续，作于光绪二十二年。札中云“不知变通”，“沾沾许郑”，正与上札“鄙人不知变通，犹执守先待后之说，两浙人士不我鄙弃者，亦讲求古音古意，沾沾于许郑之书”相合。

俞樾博览典籍，下至稗官野史，《小浮梅闲话》、《茶香室丛钞》等书多有论及小说之语，并尝改编《三侠五义》，故其《茶香室经说》乃有人以为是“小说家言”。

七、与廖穀士中丞书^①

昨得浙友来书，知以变通书院章程飭各监院会议，所议云何，吴中未有闻也。方今之世，士子不可不知西学，晋抚变通书院一疏，诚为当务之急。然骤议变通，颇非容易，窃恐虚被变法之名，而不能实收变法之效。以吾浙论，诂经精舍本不课时文，专课经义，而经义之中，天算等学无所不包，西人新法亦未始不出于此。似乎诂经精舍不必变易旧章，但请官师两课于照常出题外，兼出算法一二题，是亦通经致用之义。此外，书院专课时文，于西法颇难兼习，不知宜如何变通。愚谓欲士子通晓西学，则江苏先行之中西学堂其法甚善。挑选年轻聪敏子弟，粗通中国文法者，取入学堂，使之先学西人语言文字，然后次第授以西学，数年之后可望有成。若夫书院肄业者，则皆已成之士也，年岁已长，心力难专，就使勉强为之，亦不过袭其皮毛以为欺人之具，断不能入其奥窔，而成自得之意。即诂经诸人亦必不免此病。方今之世，欲习西法宜如晋抚所言，裁减书院经费。杭城中敷文、崇文、紫阳、诂经、学海暨东城讲舍，书院凡六，自山长束修至监院薪水、考生膏火，酌减一二成或二三成，即以节省之费设立中西学堂。少成若性习惯为常，久之而中国自多精通西学之士矣。如此则既不失中国旧有之规模，而可以收西学将来之效验，未识公意以为然否？

然此非鄙人之自为谋也。弟自承乏诂经，二十九年矣，私心初愿，以为若再忝一年满三十年便宜辞退。今变通之际，苟自揣力不能胜，即当引避贤路。所以陈此区区者，乃敬献刍尧以助集思之益，非贪恋栈豆而为自便

^①此札原稿删去。

之谋，想公亦必鉴之而谅之也。

按，札云“承乏诂经，二十九年”，则作于光绪二十二年。

廖寿丰于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十七日上《创办求是书院兼课中西实学事奏折》，云：“窃臣于上年二月间遵旨议覆臣工条奏时务折内，陈明设学堂一条，谨当随时劝导举行，嗣经中外诸臣将书院变通推广，先后奉旨通行各省遵办。”^①此即札中云“变通书院章程”事。《奏折》又云：“查浙江杭州省城，旧有敷文、崇文、紫阳、学海、诂经、东城书院六所，今方以制艺取士，势难骤为更张，另设则无此经费，惟有酌筹改并，因势倡导。择庠序有志之士，奖进而培植之，庶趋向端而成就易。……臣叠与司道筹议，并飭杭州知府会商绅董，就普慈寺后现有群屋量加修治，专设一院，名曰求是书院。”嗣后，诂经一仍其旧，而新设求是书院，或即缘于俞樾此札欤？

八、与刘景韩中丞

读来书，敬悉近状。弟年力衰颓，学问荒落，无可为左右告，惟有一小事可以奉闻。今年，弟于西湖石屋岭下觅得一小洞，曰“乾坤洞”，《西湖志》所不载。距洞数武，又有一洞，狭仅容人，深可三丈，不知何名。旁有明人霍韬题名，因为赋一诗，偶以示丁松生。松生使人入山摹拓，则又得查应兆、李元阳二人题名，皆明人也。其名位虽不及霍之显，然其人品纯正或有过之。弟因为各赋一诗，松生欣然入山相度，拟就其地筑屋三间。鄙意中间供佛，右间住僧，左间设一小龛，奉此三人之位，署曰“明三游客”，未知能成否？李元阳乃公乡人也，故辄为公述之。

按，《春在堂诗编》卷十五有《石屋岭睹明人霍韬题名》，序云：“石屋岭下有一小洞，曰‘乾坤洞’，亦曰‘小石屋’。其旁又有一洞，狭仅容人，深可三丈余，不知何名。洞口刻字云：‘余应兆、霍韬同游，嘉靖癸未又四月十二日。’……余应兆不知何人，与韬同游，遂得留名，幸矣！”同卷另有《前诗序中所云余应兆实查应兆也，余偶误记耳。丁君松生以拓本见示。查之为人颇非碌碌者。又赋此诗正之》、《松生又于乾坤洞拓示明人李元阳题名，再赋一律》，即札中所言“各赋一诗”。札作于光绪二十二年。

霍韬（1487-1540），字渭宪，号渭崖，南海人。正德九年（1514）会试第一，官至礼部尚书、太子少保。著有《诗经解》、《象山学辩》、《程朱训释》、《霍文敏公集》等。《石屋岭睹明人霍韬题名序》云：“按《明史》，韬于正德九年举会试第一，谒归成婚，读书西樵山。世宗践祚，除职方主事。癸未乃嘉靖二年，或正其自家赴阙之时，自广东至京师，故经由杭州也。”查应兆，字瑞徵，长洲（今江苏苏州）人。正德进士，历工部主事、山东参议、布政使等。《前诗序中所云余应兆实查应兆也……》小注云：“查释褐及榷税浙江，与霍同游，正此时也（笔者

^①朱寿朋：《光绪朝东华录》，中华书局，1958年，第3963页。

注：指嘉靖二年）。”李元阳（1497-1580），字仁甫，号中溪，太和（今云南大理）人，白族。嘉靖五年（1526）进士，官监察御史。倜傥有奇节，工文章，郡中刹宇碑文撰书多出其手，书法温润。纂《云南通志》、《大理府志》等。丁松生，即丁丙（1832-1899）。丁丙与俞樾相善，光绪十三年（1887）俞楼（俞樾寓所）第一楼不戒于火，丁丙为之重建，且增建了“式古堂”。俞樾部分著作，如《俞楼诗记》、《琼英小录》等，皆丁丙为之刊印。

九、与宋燕生

频年占望，文星不知照临何处？今奉手书，乃知翩然南飞，戢影沪上。怀抱利器，郁不得试，意绪可知矣。承见和拙作《重游泮水诗》，上下五千年，奇诡至此，惜题目小，不足副之耳。方今天下乃大战国也，每读《孟子》书，无一语不如意中所欲出。其曰“平治天下，舍我其谁”^①，似乎言大而夸，实则确有此理。如云“以齐王，犹反手也”^②，又云“举此心加诸彼而已矣”^③。当日如此，今日何尝不如此！然孟子在当日已不能行，况我辈在今日乎？为我辈计，惟有仍守孟子两言，曰“守先王之道，以待后之学者。”但不知待至何年。兄去年除夕有诗云“行当再见唐虞盛，屈指天元九十年”，未识谰言有验否？

按，宋燕生，即宋恕（1862-1910），原名存礼，字燕生，号谨斋，改名恕，字平子，号六斋，后又改名衡。浙江平阳人。俞樾弟子。与陈虬、陈黻宸交好，时称“东瓯三杰”。著《卑议》，倡变法，影响很大。今人整理有《宋恕集》。集中有《上俞曲园师书》，末云：“受业现寓上海虹口白大桥仁智里第十二街第九座房子，附闻。顷从章处伏诵《重游泮水》新诗及四书文，信儒林佳话。即日依韵恭和诗篇，别纸录呈钧海。此稟及诗，秋杪所缮，以闻吾师方如杭，故缓寄至今。”^④落款时间为十二月初八日，《宋恕集》系年在一八九六年。札中又云“去年除夕有诗”，则此札应作于光绪丙申岁杪。

宋恕《上俞曲园师书》云：“受业辞差南下，私著长太息之书，遂乃灰志勋名，绝意轩冕，但希接舆、荷蕢之风，更无帝丞王佐之梦。”^⑤即俞樾札中所云“怀抱利器，郁不得试”之“意绪”。其和俞樾《重游泮水诗》，为卷九《步曲园先生丙申七十六岁重游泮水原韵》，原注：“九月廿五夜作，十月初二日抄就。”诗云：“谈尧说舜世所非，行无所之《艮》初六。……屈湘仲海竟何益？坐使戎秦成帝制！亭长知尊冒顿来，鸣镝分羹孰难易？……黄龙痛饮狱三字，白雁雄飞谗

①“平治”句：语出《孟子·公孙丑下》。原文为“如欲平治天下，当今之世，舍我其谁也”。

②“以齐王”句：语见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。

③“举此心”句：语见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。“此”作“斯”。

④《宋恕集》卷六，中华书局，1993年，第562页。

⑤《宋恕集》，第561页。

一章……群龙无首知何日？三千年恨上心来！……”^①洵如俞札中所云“上下五千年，奇诡至此”也。

十、与冯梦香^②

兄年力既衰，而外间所见所闻无非败人意者，因之兴绪益复颓唐，殆不久人世矣。春间在杭开课，有诗一首，览之可知鄙怀。乃近来又有大拂意之事，子戴温州书来，言小孙女死矣。小孙女积病多年，固无活理，而今兹之死却不以病，思之痛心。得信之下，悲不自胜。口占一律，今亦寄览。

伏念此亲事由老弟说起，宗湘文固吾浙能员，子戴亦人家佳子弟，在吾弟初不失人。即兄以孙女许之，初意亦颇以为得所，而不知其家固非士族也。既定亲后，彭刚直在金陵闻之，喟曰：“错矣！错矣！”因问其巡捕章炳文，曰：“汝知宗家底蕴乎？”曰：“知之。”严戒之曰：“到苏州慎勿言。”后章巡捕私为敝寓家人辈言之，兄固不知也。及小孙女死于是，言者藉藉矣。兄以为无据之言，不足凭信，然其家非搢绅旧族，则人所共知也。此等人家有能涵泳于诗书，持循于礼法者乎？子戴谓小孙女与其家气味不投，诚哉不投矣！初到时，相待尚好，相处既久，愈待愈薄，浸至苛刻不堪，凌虐万状。湘文愤愤，妇言是听。小姑二人又从而构之，无日不在荆棘之中。鞭箠幸而获免，呵骂无日不施。小孙女逆来顺受，惟立而敬听之，即回家亦从不为我等述及。表姊妹等偶一问之，则曰：“为人妇，不能得尊章之欢，忝吾祖矣！尚可说乎？”是以兄等竟不得而知。其死后，婢媼辈言之，乃始悔不早为之计也。闻子戴前妻秦氏亦不得其死者，小孙女三年前已作绝命词，随时更改，又私谓其适王氏之表妹曰：“轻生，非礼也，吾犹得免乎？”然则今之死也，必有大不得已者矣。子戴书言疑其服鸦片烟，呼治服鸦片烟之医如法灌救，似有转机，而为时已久，受毒已深，不可为矣。然是否吞烟亦无确证。惟前二日曾与子戴言某事某事未了，须为我了之。然则死志决矣。小孙女虽久病，然是癆病，无骤绝之理，故知其死非病也。呜呼！命而已矣！兄与老弟义同骨肉，故不避烦渎，略抒愤懑，想吾弟闻之，必为长太息也。

按，《春在堂诗编》卷十六《余主诂经精舍讲席，至今岁三十年矣，开课之日慨然有作》，即札中之“有诗一首”，末云：“今朝循例来开课，吾道非欤无乃左。痛哭先师许郑前，一杯难胜车薪火。老我行将与世辞，诸生努力强支持。守先待后百年事，会有天元极盛时。”^③守先待后，勉力支撑之意，再三致意焉。同卷《子戴书来，言五月十二日孙女庆曾暴卒，哭之以诗》云：“久病原知不可医，骤闻噩耗转凄其。病则已久，死则非病。春林风紧啼姑恶，秋浦潮回断子规。本拟秋间

①《宋恕集》卷九，第806-807页。

②书札于页边写有“此稿亦即接续写刻”字样。

③《春在堂诗编》卷十六，第546页。

还苏。已杜生机生亦赘，莫名死状死犹疑。汝惟一德差堪取，持向夫家竟不宜。”即札中之“口占一律”。又《前诗意有未尽，再成十绝句》其一云：“十年幽恨苦难平，荆棘丛中了此生。见说赤绳初系定，英雄名士一齐惊。既联姻，彭刚直在金陵，徐花农在京师，同声论叹：误矣！误矣！”^①亦可与札中彭刚直语参看。札作于光绪二十三年丁酉（1897）五月后。

冯梦香，即冯一梅（1849-1907），字梦香，慈溪人。俞樾门人。曾任衢州正谊书院主讲，纂有《龙游县志》。子戴，即宗舜年（1866-1936），字子戴，亦作子岱，号耿吾。江苏上元（南京）人。宗源翰之子，俞樾孙婿。光绪戊子（1888）举人，官金华知府。后入张之洞、端方幕。精鉴赏，富收藏。著有《耿吾臞稿》。俞樾小孙女俞庆曾，字吉初，宗舜年妻。著《绣墨轩诗词》二卷。宗湘文，宗原瀚（1834-1897），字湘文，官至浙江温处兵备道。精地理、富收藏。有《湖州府志》、《国朝右文掌灵》、《浙江省全省舆图并水陆道里图记》等书。彭刚直，即彭玉麟（1816-1890），字雪岑、雪琴，湖南衡阳人。湘军将领，历安徽巡抚、兵部右侍郎、尚书等。赠太子太保，谥刚直。著有《彭刚直公诗集》等。彭玉麟与俞樾为戚属，其女孙彭见贞适俞樾之孙俞陞云。章炳文，不详。

十一、与瞿子玖学使

金风应候，玉节渡江，想必首指绿杨城郭矣。功令一新，风气大变，冰壶玉尺，又当别费清裁，未知果能得一二閤通之士否？近来新政如麻，（鄙意惟香帅并武试于武营，最为有益无弊。尊见以为何如？至）^②数千年典籍皆将别裁于梁氏一人之手，彼所诋为新学者，今则又将为康学，未知谁得谁失也。本朝经学超越元明，盖有三派：毘陵一派，主微言大义，流弊最多，康氏之学亦出于此；新安一派，主名物制度，其用力最勤而实无益于当世，即如戴东原考定车制，果能制一车以行陆乎？高邮一派，主声音训诂，其事纤悉，然正句读，辨文字，于经籍不为无功。阮文达序《经传释词》曰：“使古人复生，当喜曰：吾言本如是。”^③此虽戏言，实确评也。鄙人生平致力于此，虽无能为役，亦有数十条愜心贵当者。使古人见之，或当把臂一笑。乃亦时时旁溢于彼二派。然如详考玉佩之制，新安派也，未知与古玉佩果有合否？即使果合，亦何用于今之世乎？又如以《王制》一篇为孔子将作《春秋》自定素王之制，门弟子掇拾为此篇，毘陵派也。蜀士廖季平见而喜之，采入其书，遂为康学之权舆。虽康学未必渊源于此，然东坡云：“高谈异学，

①《春在堂诗编》卷十六，第546页。

②此节文字，原稿删去。

③按，此为曲园误记，语出阮元《经义述闻序》，云：“使古圣贤见之，必解颐曰：‘吾言固如是。’”（《研经室一集》卷五，《研经室集》，中华书局，1993年，第120页。）阮元，谥文达。

有以激之。”^①至今恒自悔失言也。此事从未与人言及，偶因知爱，聊一倾吐，幸勿示人。

（特科理宜郑重。承示章董二生，均从割爱。章生所持，时有非常异义，董生则本非上驷也。夹袋人才，究储几许？弟所知者，又有章孝廉钰，学问淹博，见识阔通，如欲知其详，问赵君宏自得之也。）^②

外小孙女诗词一册，附呈青览，其才不足言，其遇可悲。尊夫人能赐一诗乎？

按，香帅，即张之洞（1837-1909），字孝达，号香涛、香岩，曾历两广总督、两江总督及湖广总督等，故又称香帅。他于光绪二十四年（1898）五月十六日上奏折，要求变通武科，“臣详稽旧制，参考新章，审酌通筹，谨拟一营伍学堂武科三事合一之法”^③。此札既云“新政如麻”，又言张之洞事，应作于光绪戊戌（1898）。

“详考玉佩之制”，见《俞楼杂纂》卷十《玉佩考》；“以《王制》一篇为孔子将作《春秋》自定素王之制”，语出《达斋丛说·王制说》：“《王制》者，孔氏之遗书，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。王者孰谓？谓素王也。孔子生衰周，不得位，乃托鲁史成《春秋》，立素王之法，垂示后世。”^④廖平尝于苏州拜见俞樾，或悉其说。蒙文通《井研廖季平师与近代今文学》曰：“（廖季平）以为《王制》者孔氏删经自订一家之制、一王之法，与曲园俞氏之说出门合辙。然俞氏惟证之《春秋》，廖师则推之一切今文家说而皆准。”^⑤廖季平，即廖平（1852-1932），初名登廷，字旭陔，后改名廖平，字季平。四川井研人。师从张之洞、王闿运研习经学，其学凡有六变，今日学界褒贬不一。著《古今学考》、《穀梁春秋经传古义疏》、《起起穀梁废疾》、《释范》等。其《知圣篇》倡“孔子素王受命改制”说，康有为受其影响，作《孔子改制考》。即札中云“康学之权舆”。

瞿子玖，即瞿鸿禨（1850-1918），字子玖，号止庵，晚号西岩老人。湖南善化（今长沙）人。同治十年（1871）进士，授编修。先后出任福建、广西乡试考官及河南、浙江、四川、江苏四省学政。历任工部尚书、军机大臣、政务大臣等。有《止庵诗文集》、《汉书笺识》等行世。梁氏，梁启超。康氏，康有为。戴东原，即戴震（1724-1777）。戴震著《考工记图》二卷，绘制了五十九幅有关器物的简图，注明器物尺寸，内容涉及先秦时代的制车、兵器、礼器、钟磬、练染、建筑、水利等手工业技术。“考定车制”即指其《考工记图》中之“制车”。高邮，指高邮

①“高谈”句：语出苏轼《荀卿论》：“荀卿明王道，述礼乐，而李斯以其学乱天下，其高谈异论有以激之也。”

②此节文字，原稿删去。

③佚名：《戊戌变法档案史料》，台北文海出版社，1986年，第217页。

④《九九消夏录》，中华书局，1995年，第326页。

⑤蒙文通：《经学抉原》，《蒙文通文集》第三卷，巴蜀书社，1995年，第104页。

王念孙、王引之父子。章孝廉钰，即章钰（1864—1934），字式之，号茗蓀。江苏长洲（今苏州）人。少孤力学，光绪二十九年（1903）进士，官至外务部主事。辛亥革命后，久寓天津，以收藏、校书、著述为业。著有《四当斋集》、《钱遵王读书敏求记校正》、《胡刻通鉴正文校字记》等。

章董二生及赵君宏，皆不详。

十二、与廖穀士中丞

久疏笺候，驰想为劳。见闻假期将满计，已拜疏销假，潞国精神与富韩勋业俱高矣。弟今年气血骤衰，春夏间闪腰挫气者三次，是以竟未一至杭州。伏念弟主讲诂经精舍三十一年矣，精力衰颓，学业荒落。久思辞退，所以迟迟未决者，实欲为精舍支撑门面耳。方今大势所趋，似不必再费螳螂之力，伏望别订高贤主持斯席。弟愚不识时，老而求息，想必蒙见怜。秋间腰脚稍健，尚当重来湖上谒清尘，兼收残局也。

按，札云“主讲诂经精舍三十一年”，则作于光绪二十四年戊戌（1898）。

潞国，即文彦博（1006—1097），字宽夫，汾州介休（今属山西）人。北宋天圣五年（1027）进士及第，先后任翼城知县、绛州通判、监察御史、殿中侍御史、参知政事、平章军国事等，拜太师，封潞国公。历仁、英、神、哲四朝，出将入相五十余年。著有《潞公集》四十卷。元丰中，退居洛阳，发起洛阳耆宿诗会，与白居易香山九老诗会相颉颃，司马光在《洛阳耆英会序》中曰：“元丰中，潞国文公留守西都，韩国富公纳政在里第，自余士大夫以老自逸于洛者，于时为多。潞公谓韩公曰：‘凡所为慕乐天者，以其志趣高逸也，奚必数与地之袭焉。’”富韩，即富弼、韩琦。富弼（1004—1083），字彦国，洛阳人。天圣八年（1030）以茂才异等科及第，庆历二年（1042）为知制诰。至和二年（1055），与文彦博同时被任为宰相。嘉祐六年（1061），以母丧罢相。后为枢密使，封郑国公。以左仆射、门下侍郎拜同平章事，改封韩国公。反对王安石变法，退居洛阳。病卒。有《富郑公集》一卷。韩琦（1008—1075），字稚圭，相州安阳（今属河南）人。天圣五年擢进士甲科，名列第二，授淄州通判。任宗时，西北边事起，任陕西经略招讨使，与范仲淹率兵拒战。久在兵间，名重当时，为宋廷所倚重，时称“韩范”。西夏和成，人为枢密副使，嘉祐中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英宗立，加门下侍郎，兼兵部尚书，进卫国公，再封魏国公。琦为相十年，历事三朝，立二帝，安社稷，与富弼齐名，世称“富韩”。

十三、与廖穀士中丞^①

接展惠书，诂经一席，承雅意縈维。弟本寒儒，笔耕为活，何敢固辞。惟念方今宏规大启，功令一新，即治经亦宜别有门径，断非章句陋儒、训诂末

^①遗稿中原题作“又”，今依其意改作此题。

学所宜窃据臬比，仍望别订高贤主持斯席。从此抱遗经而究始终，鄙人仍守生平之旧，借经术以谈世事，诸生别开风气之新，浙士幸甚，弟亦幸甚！

按，札作于光绪二十四年。《春在堂诗编》卷十六《戊戌冬日留别诂经精舍》其二云：“先师许郑鉴微诚，精力衰颓窃自程。纵使豹皮犹护惜，不烦螳臂再支撑。节堂维繫非无意，廖毅士中丞以书慰留。讲舍攀留更有情。精舍诸生皆稟请中丞挽留。寄语诸君仍努力，他年会有济南生。”^①可与此札参看。

十四、与李古渔别驾

承询《昏礼》醯子，鄙意醯子于寝，郑注《昏义》有明文。《仪礼》贾疏又极明白，但必以不言神位为证，转涉于泥。且其上数言，埽不可易。《昏义》篇云：纳采、问名、纳吉、纳徵、请期，皆主人筵几于庙。至父亲醯子，不言于庙，则在寝可知。孔、贾皆无异说，近儒胡、黄辄违郑义。尊说正之，是也。惟据《荀子》正定醯位，窃有所疑。愚旧说《士昏礼》“夫妇对席”，引《唐礼乐志》为证。今说“醯子”，请亦证之《唐志》。据《志》言，皇太子纳妃之仪云：临轩醯戒，有司设御坐于太极殿，阼阶上西向，尚舍设皇太子席位于户牖间，南向。夫言临轩醯戒，又言于太极殿，则不于太庙可知。唐以前固无在庙之说也，惟御座西向，皇太子位南向，则与《荀子》不同。下文言诸臣之子昏礼，亦云：“父公服坐于东序，西向，子升自西阶，进立于席西。南向，赞者酌酒北面，授子。”窃以此言之，醯子之位仍与冠礼同。《士冠礼》：冠者南面，宾北面，而冠者之父则在阼阶下直东序，西面如故也。然则《昏礼》亲醯但无宾耳。子南面，父在阼阶，西面使赞者酌酒，北面授子，此赞者即当冠礼之宾。冠礼有宾，故使宾北面授酒。昏礼无宾，故使赞者北面授酒耳。父子之位，自当不易。若《荀子》所云“南面而立”，“北面而跪”，与《孟子》所云“南面而立”，“北面而朝”相似。乃朝廷之位，非行礼之位也。古制必不如此，希更酌之。

按，此札作年不详。李古渔，李洵，原名壮庚，字古渔。广西永福人。道光十四年（1834）举人，官云南永平县知县。著《松窗馀事草》八卷。

十五、复刘景韩中丞

曹孝廉来，得手书及关书聘币，公之拳拳于弟可谓深矣。人非草木，岂不知感？自宜承命而来，然弟之下情实有不能再就者。弟去岁辞馆以衰老也。今隔一年，岂老者转少，衰者转壮乎？不但今岁就之为无名，转觉去岁辞之为别有他故矣。书院去就，诚不足言出处，然亦出处之一端，不可不一揆度也。且年来精力实亦颓唐，缙一叶书不能终读，写数行字必有误笔，岂可再尸诂经之席？

^①《春在堂诗编》卷十六，第554-555页。

又弟性卞急，计诂经每课一百馀卷，明知徐徐为之，分数日阅看，万无不给之理，而弟必以两日了之。此两日中，终朝伏案，手不停披，费心费目费手，三者皆废。尝戏语人曰：昔人言，人之元气重十六两，我此两日中必耗去两许矣。此虽戏言，实亦确论。公见爱有素，鉴此情形，亦必不欲弟再主斯席矣。至湖上山水之胜，又得公为管领湖山之主，每一念及，逸兴遄飞。秋间如腰脚稍健，必当买棹而来，以旧部民观新德政，必不因不就诂经而自外于公也。

按，札云“去岁辞馆，以衰老也。今隔一年”，则应作于光绪二十五年己亥（1899）。《春在堂诗编》卷十七有《诂经精舍今岁又虚讲席，刘景韩中丞两次来书请复主诂经，而精舍诸生亦同稟中丞，力申是请，率赋小诗谢之》，其系年亦在己亥。

曹孝廉，指诂经精舍监院曹小槎，据《诗编》卷十七《余前辞诂经讲席诗云“可容末座附孙王”，兴到妄言，且亦身后计也。乃诂经诸君子即言于中丞，于精舍设立长生位，虽感盛意，实非鄙怀，漫赋四诗》之一小注云：“余一辞于监院曹小槎孝廉。”^①其生平不详。

十六、与王子庄山长

承示《祖制不可变论》，至哉言乎！《诗序》云：“《车攻》，宣王复古也。”夫以复古而中兴，则知变古之必至于中衰矣。窃谓当今之世，必复三代之古而后可以言治，何也？郡县之天下，不能制四夷，封建之天下乃可以制四夷。封建不可以骤复，则宜稍复唐藩镇之制，以驯至乎复古封建之制。尝论三代下有二大变：秦始皇罢侯置守，一变也；宋太祖杯酒释兵权，二变也。自宋而明，以至本朝，皆受制于敌国，宋太祖一杯酒之为祸烈矣！四夷之横，至今日而极，物极必反，将来必有复封建之一日，但吾侪不及见耳。中国必不至于亡，黄农之遗种必不至于灭，无庸为之惴惴也。

按，此札作年不详。王子庄，即王棻（1826-1899），字子庄，号耘轩，台州黄岩人。清同治六年（1867）举人。后不复试，一意执教、著述。光绪二十四年（1898），以学行受赏内阁中书衔。尝任黄岩九峰书院、江西南昌经训书院、台州郡城正学书院等地之山长。著有《台学统》、《柔桥文钞》、《中外和战议》、《史记补正》等。俞樾尝为其《中外和战议》作序，见《春在堂杂文五编》卷六。《春在堂尺牍》卷四有《与王子庄孝廉》。

十七、与李傅相^②

时局艰危，朝廷又倚重长城，郭令公真身系安危者也。窃惟今日事势

^①《春在堂诗编》卷十七，第558页。

^②此札岛田翰贴签条，谓为写字生所书。

不早转圜，中外皆将受其祸，何也？此时津沽一带洋人与拳匪相持不下，然海外各国全力注此一隅，拳匪虽众，终有溃散之一日。洋人长驱直入，进逼京师，宗社震惊，乘輿播越，其事尚忍言乎？此中国之祸也，然在外国亦未必是福。拳匪虽败，直隶、山东两省拳匪可尽乎？非独此两者也，各省伏莽之徒所在皆是，不必拳匪，亦何莫非拳匪乎？中国果有此大祸，分崩离析，溃败决裂，朝命不行，乱民四起，豪杰之士奋臂一呼，闻者响应。遇教堂毁教堂，遇教士杀教士，甚而凡通商之地无不焚烧劫掠，荡为白地。洋人虽船坚炮利，不与战于水而与水于陆，待其离船稍远，民团大起，如蜂涌，如蚁附。愍不畏死之徒冒死而进，死者自死，进者自进，滚舞而入，肉薄而攻。短刀在手，逢人斫人，逢马斫马，洋人枪炮利于远而不利近，至此有束手而已。其船虽布满海口，譬犹蛟鳄之类兴风播浪，听其自来自去，而洋人之技穷矣。非但瓜分痴愿至此冰销，即欲长如往日之通商沾其利益，亦不可得，故曰外国亦将受其祸也。上天以好生为德，吾儒以博爱为仁，亦何乐乎中外之皆受其祸乎？为今日计，惟有和解而已。然外国既万不甘心，拳匪亦势难歇手，和解之说亦竟不可行。窃谓欲和洋人，须先散拳匪，而欲散拳匪，既不可以兵力制，又不可以空言解，将如此拳匪何哉？曰：拳匪之起，非以通商而起，乃以传教而起也。外国之传教于中国有年矣，在朝廷诏旨曰是劝人为善也，官府告示亦曰是劝人为善也，然而民间固不信也。其入外国之教者，又藉其势力，把持官府，鱼肉闾阎。小民怀疑既深，积憾更甚，遂群起而与教为讎，致成今日之变。然则欲散拳匪，在不传教而已。夫外国亦何为必传教哉？其意固劝人为善也，劝之而不从，则亦可废然而返矣。想彼国之教王，亦必将胥中国之人而屏之不屑教诲之列矣。方今海外各国所信服者，莫如我公，宜剴切详明，与各国熟商。自今以往，只通商，不传教，所有教士一概撤^①还，所有教堂悉听毁去。愚民之愤既平，则拳匪不解而自散。从此和辑邦交，振兴商务，中国之财可流通于外国，外国之财亦可流通于中国，既庶且富，娱乐无疆。除通商口岸外，蚩蚩之民皆不与洋人相接，自不与洋人为难。寰海镜清，中外禔福，岂不美哉！

樾老矣，恃其夙爱，进此警言，愿明公实图利之。

按，光绪己亥（1899），义和团运动起，庚子（1900）四五月间，在京津等地高涨，常攻打洋人教堂。札云“此时津沽一带洋人与拳匪相持不下”，则应作于庚子。李傅相，即李鸿章。傅相是对李鸿章的尊称，分别指李鸿章的两个官衔，傅指太子太傅，相指文华殿大学士。清代不设宰相，而用内阁制，一般对内阁大学士即尊称相。

^①疑为“撤”字之误。

十八、与于香草

读手书，知杜门读《礼》，仍事著述，风雨如晦，鸡鸣不已，空谷之中，跫然足音，可喜，亦可敬也！承询群经次第，鄙人从前作《平议》，止仍高邮王氏《经义述闻》编次，此本之《汉志》，而陆氏《经典释文》首卷发明其义犹为明白，是先儒既有定论，于经义亦无大出入，似亦不必再事更张。至先秦古书所言群经次第，诚不如是，然以《诗》为首，颇有未安。鄙意以为《史记·滑稽传》所引孔子说最为得之。孔子曰：“六艺于治，一也。《礼》以节人，《乐》以发和，《书》以道事，《诗》以达志，《易》以神化，《春秋》以道义。”如此，则以《礼》、《乐》建首，《书》、《诗》次之，《易》、《春秋》又次之。条理秩然，疑孔门原本固然也。今《乐经》亡而《礼》孤悬矣。然足下以读《礼》之余编定所著，或竟以《礼》为首，次《书》，次《诗》，次《易》，次《春秋》，比附《滑稽传》孔子之言，而自成一家体例，亦未始不可。辄贡所见，高明裁之。

按，此札既称“风雨如晦，鸡鸣不已”，当作于光绪庚子年间。《平议》，指《群经平议》。于鬯有《读周礼日记》、《读仪礼日记》，或即其“杜门读《礼》”之“著述”。札中云：“足下以读《礼》之余编定所著”，应指其《香草校书》，因于鬯所著涉及“五经”者惟此。书中诸经次第为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礼》、《春秋》，并未遵俞樾体例。

十九、与徐花农

承示续纂《诵芬咏烈编》，而以宋时命妇封典为问。检《宋史·职官志》“叙封”一条，略及命妇封典，止有国夫人、郡夫人、郡君、县君四等。而注则云：“观文殿学士、资政保和殿大学士并淑人。”然正文已云“观文殿学士、资政保和殿大学士母妻，郡夫人”，不知何以又有“淑人”之封也。《志》又云：“文臣通直郎以上，武臣修武郎以上，母妻孺人。”是宋命妇有六等：国夫人、郡夫人、郡君、县君、淑人、孺人也。惟宋无名氏《枫窗小牍》^①言：“宋妇人封号，侍郎以上封硕人，大中大夫以上封令人，通直郎以上封孺人。”是又有此硕人、令人名号，《宋史》不载也，今依此说之。尊录中志行公赠通奉大夫，按《宋志》，绍兴以后阶官通奉大夫、通议大夫，皆在大中大夫之上，是其妻宜封令人也。茗绳祖公官止江陵府司户参军，按《宋志》，合班之制诸府诸曹参军事，皆宣教宣义郎，其阶在通直郎之下，未知得封孺人否？事远无稽，史文又缺略不备，窃谓此等处不能质言，不如浑之为妥也。

按，此札作年不详。徐花农，即徐琪（1849-1918），字玉可，号花农，室名九

^①《枫窗小牍》二卷，（宋）袁褰编，陈继儒《宝颜堂秘笈》收入。

芝仙馆，浙江杭州人。光绪六年（1880）进士，授编修，官到兵部侍郎、福建学政。俞樾弟子，尝集资在杭建造“俞楼”，《春在堂尺牋》载俞樾与徐信函数通，《尺牋七》前亦有一通，已见王宝平文。《诵芬咏烈编》，为徐琪编武林（今杭州）徐氏家谱。俞樾为作序，见《春在堂杂文》五编卷六。徐琪“续纂”，即《诵芬咏烈后编》。

二十、与朱振声

读手书，知尊公六岁而孤，竟不知令祖是何名讳，惟据尊慈之言，知有晓阁之号。愚检《甲辰同年录》，浙江是榜有朱鎔、朱奉修，均非杭人。惟副榜第一名朱炳文，字彪如，号寅谷，亦号瀛阁，又号葵生。嘉庆丁卯正月二十八日生，杭州府稟生，是为令祖无疑，敬以奉告。

然号瀛阁，不号晓阁，鄙人窃有疑者。疑晓阁是少阁之讹，少阁乃瀛阁之子，尊公为少阁之子，则瀛阁之孙也。且以名而论，瀛阁君名炳文，炳从火旁，尊公名鋈，鋈字从金，以五行相生言之，中间宜有一代从土者。瀛阁君生嘉庆丁卯，至今已九十五年，则以尊公为其孙，年齿亦复相当，而足下乃瀛阁君曾孙也。以意妄揣，未必有合，请博咨故老而考定之。

按，札云“瀛阁君生嘉庆丁卯，至今已九十五年”，则应作于光绪二十七年辛丑（1901）。朱振声，不详。

二十一、与浙抚聂仲方中丞

昨得杭友书，言敷文、诂经两院生徒风闻有裁撤之说，吁恳暂留，由稟监院代达台端，未知果有此事否？伏思功令虽停止科举，未始不体恤寒微，是以展行优拔之说。如蒙推广朝廷德意略留，寒士生涯，未始非杜厦白裘之雅意也。敷文弟未深悉，诂经每岁支领不过二千馀金，即使拨入学堂，亦属钩金杯水。闻江苏、安徽、湖南、湖北，各留片席安顿老生，未知吾浙亦可仿行否？第三十一年诂经老山长，不能忘情，冒昧渎陈，伏求裁定。

按，聂仲方，即聂缉槩（1855-1911），字仲芳，一作仲方。湖南衡山人。光绪二十九年（1903）任浙江巡抚。诂经精舍于光绪三十年停办，是札应作于此际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